

林清玄:把人生感悟说给世界听

□杜书瀛

2019年1月23日,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台湾作家林清玄去世了。刚刚65岁,正值人生之盛世。痛惜之声不断从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传出,尤其是大陆的众多读者。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林清玄因出版、演讲、援建希望小学等活动,和大陆的艺术界人士有着亲密接触,和很多作家都成了要好的朋友。他生前曾一年往返两岸十几次,去过大陆300多个城市,一年中有半年在大陆。他曾说,两岸交流,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文化,两岸文学要多多牵手。

林清玄有18篇文章入选海峡两岸和新加坡的中小学和大学语文教科书,其中至少五六篇是在大陆的课本里。5年前,他还曾做客中央电视台的“开讲啦”栏目,向中国和世界的观众讲述他催人泪下的人生经历和充满哲理的生活感悟。对他的去世,千万读者表达了深深的悼念之情和衷心崇敬之意。他堪当之。

也许他对死亡有某种预感?离世前一天即1月22日上午,他给朋友发微信说:“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这是他对生命和死亡的某种禅悟。你感受到了吗?这其中充满责任感和生活自信,多么积极乐观!在这样的人面前,即使死亡,也挡不住他不断进取的勃勃雄心。

林清玄的许多作品,仅就大陆出版的《云上》《清音五弦》《心的菩提》《情的菩提》《马路上》《林寺》等散文集而言,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和睿智。他用文字播撒着人与人之间的挚爱与和善。他在《开讲啦》节目中曾说:

我的母亲一直相信我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作家,所以她很关心我的写作事业,我在小的时候,经常蹲在我们拜祖先的那个桌子前面写作,因为我们家只有一张桌子,我的妈妈不时就会倒水进来给我,然后问我:我看你整天都在写,你是在写辛酸的故事,还是在写趣味的故事?

我就说辛酸的也写一点,趣味的也写一点。我的妈妈就说,辛酸的少写一点,趣味的多写一点。人家要求读你的文章,是希望在你的文章里而得到启发,得到安慰,得到智慧,而不是读了你的文章以后立刻跑到窗口跳下去,那篇文章就没有意义。

我就问她:那如果碰到辛酸的事情怎么办?

我妈就说:碰到辛酸的事情,棉被盖起来哭一哭就好了。这个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我写的都是非常优美(的文章),所以读我的文章没有负担,而且不会让你变坏。

林清玄是善和美的使者。他用善和美的文字,传播善和美的种子。在《送一轮明月给他》中,他写一位身无分文的穷禅师与小偷的故事。小偷光顾禅师之家,找不到任何财物。临走时,禅师把自己的外衣脱掉披在小偷身上说:“夜凉了,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小偷不知所措,低着头溜走了。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走过明亮的月光,消失在山林之中,不禁感慨地说:“可怜的人呀!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他。”在禅师眼中,小偷是被欲望蒙蔽的人,就如同被乌云遮住的明月,一个人不能自见光明是多么遗憾的事。宽宏普爱之心感动了小偷,第二天,禅师在阳光温暖的抚触下,从极深的禅定里睁开眼睛,看到他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衣被整齐地叠好,放在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喃喃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林清玄善于发掘人生智慧。在《生命的化妆》中,他借化妆师的口揭示出隐藏在化妆里的人生真谛: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化妆师用三句简单的话来总结: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林清玄要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的表相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相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相上面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深处进行改革。可惜,在表相上面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林清玄渴望净化人的心灵。在《黄昏菩提》中,他娓娓述说着自己追求精神清明、灵魂纯洁的生活愿景:我们如果能回到自我心灵真正的内里,面对自己是这样,面对一座城市时不也是这样吗?清晨时分,我们在路上遇到全然陌生的人,

互相点头微笑,那时我们的心是多么清明温情呀!我们的明净可以洗清互相的冷漠与污染,同时也可以洗涤整个城市。如果我们的内心足够明净,还会发现太阳离我们很近,月亮离我们很近。星星与路灯都放着光明,簇拥我们前行。而且林清玄能够辩证地看待生活的消极面,看到“缺憾”、“污染”可以转化为另一面,企望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温情。他说:“每天我走完了黄昏的散步,将归家的时候,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情摸摸夕阳的头发,说一些赞美与感激的话。感恩这都市的污染,使我们警醒不至于堕落。感恩那些看似无知的花树,使我们深刻地认清自我。最大的感恩是,我们生而为有情的人,不是无情无义的东西,使我们能凭借情的温暖,走出或冷漠或混乱或肮脏或匆忙或无知的津渡,找到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请看,这是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啊。

林清玄总是用睿智给陷于失望的人以希望。在《山谷的起点》中,他写一位妇人为孩子的功课烦恼:“我儿子考第40名,而他班上只有40人。”林清玄玩笑般地告诉她:如果我是你,一定很高兴。因为从今天起,孩子不会再退步了,不能退到第41名啊。就像山谷底部的人,只能往上爬。只要鼓励他,他一定会进步。结果,妇人高兴了。过了些天,妇人打电话说,孩子果然进步了。

林清玄要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告诉世界。在《水晶石与白莲花》中,他借证严法师的口说:“这世间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无可奈何的时候,所以不要太理直气壮,要理直气和。做大事的人有时不免要求人,但更要自己的尊严。”“未来的妄想,过去的是杂念,要保护此时此刻的爱心,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不要把阴影放在心里,要散发光和热,生命才有意义。”“只有把灵魂“在咸水里煮三次,在苦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从而把人生看透的人,才能有如此体悟,也才能说出如此箴言。

从林清玄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文脉时时跳动在他的书写之中。中国古代文人喜欢通过讲一个故事,说出一番道理。唐宋八大家大都如此。譬如韩愈,他的《圻者王承福传》通过写王承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林清玄

福的身世和人品,以及独善其身、不与世俗同流的人生态度,讥讽那些毫无才能却又贪图官爵禄位的丑陋,宣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之“道”。柳宗元亦如此。读林清玄的《桃花心木》,立刻想起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写郭橐驼的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引出一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林清玄也是以桃花心木的栽种、培育、护理的特殊过程和技巧,引出一番人生道理:“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当然,古文家“文以载道”的“道”与林清玄所宣扬的“道”已经大不相同。林清玄的“道”已经现代化了。

林清玄之所以对生命之“道”有如此深刻的体悟,是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艰辛。他愿人们不再受苦,日子过得好好。他家有18个兄弟姐妹——除了他亲兄妹5个之外,还有13个堂兄妹因为他是孤儿也由此父亲抚养。他说:“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是,从来没有一天吃饱过,每次要吃饭的时候,我父亲会拿出18个碗,形状都不一样,因为乡下人没有整套的碗,每一个碗里添了一点食物,添完了以后,他就会用很庄严的声音说:‘来,大家来吃饭。’端起碗来吃,那种心情都觉得很庄严。但是我们端起碗来不会马上吃,吐一口痰进去拌一拌,这样才可以安心吃,不然你头一转弯回来饭就少一口了,因为哥哥姐姐他们也从来都吃不饱,都是盯着别人的饭碗在看。我是生长在这样环境。”他小时候,为了补充营养,抓到蟑螂,穿成一串,烤一烤,吃下去。因为吃不到肉,没有蛋白质,可以吃蟑螂补充。“你要知道我们乡下蟑螂是吃什么长大,吃地瓜、吃甘蔗、吃芋头,都是吃玉米,吃很好的东西长大的,烤一烤,剥开来闻一闻,还有牛奶的味道。”听着这些幽默的话,令人感到心酸。

写于林清玄去世后5日

记林清玄二三事

□林少雯



林清玄(左)与杜书瀛 (摄于1975年,图由杜书瀛提供)

有人说,林清玄的文字值得我们捧一杯清茶,坐在安静的角落里静静地品尝。是的,的确如此。林清玄不久前出版了《人生幸好有别离》,记录其对生命、死亡的感触。书中谈的多与别离有关,难道已预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惊闻林清玄因心肌梗塞过世,享寿65岁,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世新大学)的老同学们一时均无法接受。

与清玄虽然同读世新,但他在日间部就读,笔者则半工半读念夜间部,由于都是文艺青年,也同为校刊《小世界》写稿,会相邀聚会,夜游过国父纪念馆和荣星花园。同学中有陈正毅、林德妹、陈名今、林铃瑛……等,有人弹吉他助兴,大家唱歌,好快乐的年少时光。几位同学后来也都独霸一方,在媒体及出版界各拥天地。毕业后几次在文艺界的访问中见到清玄,他已是知名作家。陈年往事,浮上心头。让人忆起当年他像一棵大树般,佛教散文一

了,他的无奈,不能多言。”

上个月初,林清玄的老友詹翹才在脸书发表《(奔流)与我》,介绍三本同名的刊物,主要是纪念猝逝的成大历史系教授林瑞明,他在两年前出版口述历史《奔流》。其中,詹翹提到的第一本《奔流》是他就读世界新专时,与学长们一起办的,林清玄就是主要写手。

最近学长吴顺永送詹翹收藏多年的《奔流》第四期,是他们在二年级下学期出版的,封面题杜诗“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句,那10个字就是林清玄用钢笔写的;封面的图案,也出自他手。大江由左上角向右下急冲而下,快到底时,被一块巨石分开。

清玄对绘画也很有兴趣,大学联招原想考台湾师大美术系,可惜文科未过,只好另考三专,来到世新电影科编导组。不过,他没有去吃电影这行饭,终究还是写了一辈子文章,最难得的是,他是那个年代极少数可以光靠笔耕即可喂养一家的作家。他笔下很快,每天要求自己写3000字。

那时他们为《(新闻人)周刊》写专栏,有时学弟学妹来取稿了,清玄要他们稍坐,不到20分钟就一挥而就,真有如古人的“倚马可待”。那时流行找1930年代的禁书看。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借来鲁迅的《阿Q正传》,只花一天工夫,从头到尾用复写纸抄了一式五份,分赠同好。

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是林清玄散文作品的推手之一,林清玄在九歌出版社出过38本书籍。素芳说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充满人生体会,文字清明,将对世界丰富的情感都展现在文章中,文字充满抒情感性,将自己的人生经验都融入作品中。素芳形容林清玄是位充满幽默感、亲切且懂得感恩的作家,更透露这几年林清玄在大陆四处演讲,慷慨解囊捐钱盖学校,在台湾也常捐书给偏乡儿童,对于下一代教育展现出极大关怀。而观察近年林清玄文字上的情感展现,素芳说,“感受到他对‘人’看得更不执著。”

林清玄关于佛教文学的创作,最著名的为《紫色菩提》,畅销50万本,被誉为3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奠定了他在宗教文学的地位;其内容将佛学、佛经故事加入生活和个人经验及心灵问题,可说是佛学生活化、文学化的先驱。记录台湾文学史及作家动态的《文讯》杂志社社长封德屏说,林清玄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报导文学,后期则为散文创作,两者都有很好的成就。林清玄在20多岁时致力于报导文学,对于台湾土地、人物关怀都有细腻的观察和社会观察,也开启了70年代报导文学特异的色彩,像是《传灯》中的艺术家人物访问。林清玄报导文学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后期散文的独特笔触,让他的才华大放异彩。

封德屏认为林清玄散文创作最独特之处是从文学走入佛学,读者在他的菩提系列书籍中得到心灵的启发。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多样化,佛学系列更与一般散文作家有明显区隔。林清玄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除了演讲外,更大量出版简体字书籍,是台湾繁体书籍被出版为简体字版最多的畅销作家。

动态

北美华文作家赴江南访问

近期,由《红杉林》杂志总编、美华协会会长吕红和荣誉会长刘荒田率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13位北美华人作家组成的访问团赴江南采风,历时9天,从上海出发,到松江、太仓、常熟、苏州、南京等地,采访了大学、科技公司以及农田渔业等领域,亲身感受改革开放40年来,江南一带经济、生态、环保、人文等方面的成就。

“北美华人作家访问团江南行”首站前往上海,海外作家同上海作家欢聚一堂,交流促进全球华文写作的体会与见解。吕红说,上海也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其文学上也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同根异彩”的特色。刘荒田表示,希望通过走访城市建设亮点或景点,用海外文学家的眼光和笔触,描绘当地发展建设中的成就和贡献,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更好地宣传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为海外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美友好关系增添“正能量”。

《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向在座的作家们讲述了上海作协所在地巨鹿路675号的故事。它曾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爱神花园”。“文革”期间,因担心喷泉雕像被毁,老花匠冒着风险将其深藏。“文革”过后,拨乱反正,“普绪赫”才得以重见天日。1999年,这幢洋房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70多年悄然而过,但院内依

旧修竹叠翠,玉树蕙蕙。在交流会上,旧友新知欢聚一堂,互赠新作,共议全球华文写作的话题。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表示,国内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都要关心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惟其如此,方能吸引世界各国接受并欣赏华文文学。他同时呼吁推动华文文学的翻译工作,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访问团随后赴松江,听取关于松江发展的介绍,并考察史前的广富林文化及G60科创走廊等。

在苏州,访问团作家参加了市侨办和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看苏州变化,讲苏州故事”活动,亲身感受苏州改革开放以来的翻天覆地之变化与成就。海外作家表示,苏州人杰地灵,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古城再次焕发出勃然生机,此次苏州之行收获良多,感触良多,作家们将用手中之笔书写好改革画卷,向海外华人讲好中国和苏州故事。

在苏期间,华文作家们实地考察了苏州相关企业、常熟蒋巷村等;参观了苏州规划展示馆、苏州博物馆、泰伯庙和吴门书道馆;走进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走进苏州大学,并与苏州市艺术家、常熟市作协和太仓市作协的作家们座谈交流,碰撞思想。

最后,采风团一行抵达历史渊源远流长、文化底蕴厚重的南京,在南京高淳区作协举办的“文学之美”研讨会上,海外作家与高淳作家代表座谈。吕红介绍了美华文协概况及《红杉林》的办刊情况。美华文协成立24年来,以文会友、广泛团结海内外作家和评论家,联合海内外高校及文学团体,多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如“跨越太平洋”北美文学国际研讨会等,并出版学术论文集,努力促进海内外文学创作与研究。

华人作家在研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经验。林明中从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和孙子的相关理论着眼,提出了创作是“习而时学之”一个动态的过程的观点,同时提及自己的六句创作箴言:“感动无名,不能放下,扩大见闻,激发想象,难以忘怀,再谱如新”。冰清表示创作是需要坚持的,要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总有一天,好的作品是会关注的。融融也提出:写作,就要写出心灵的东西,不要怕写不好,作品可以简约但不简单。散文家刘荒田及老作家王克难、于文涛都发表感言。刘荒田表示要把自己从平常日子的麻木里解救出来,坚持每天思考,每天写。于文涛强调,文学的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而作家要做一个“素心人”。

(弘晓 文涛 融融)



花卉图册 恽南田作

HUA XIN